

城市印象

人力车奔波在时光里

■申功晶

行走在江南古镇，我看到一家文艺范十足的小店橱窗上，搁着一辆旧式黄包车模型，做工十分精致。伸出手指轻轻扳动车踏板，轮子也跟着转起来，车篷还可以上掀下拉。我爱不释手地把玩着模型，瞄了一眼标价，不贵，果断买下。

黄包车也叫人力车，我看着它，旋即想起我的祖父。当年，他老人家是姑苏观前街一家布行的掌柜，出门即雇一辆人力车代步，到店里看顾生意，或去浴室泡个澡，或上茶楼听听评弹、吃吃生煎馒头。祖父正当盛年便得了孙女（我堂姐）。他牵着小孙女上街溜达，我堂姐一面盯着黄包车，一面拽着祖父的衣角，奶声奶气道：“爷爷我累了。”祖父乐了：“你这小机灵鬼，想坐黄包车不直接说，还拐弯抹角找借口！”

其实，我对于旧式黄包车的印象，源于几部年代剧，如《上海滩》《情深雨濛濛》等。而各种影视及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人力车夫，大多是“苦大仇深”的底层劳力形象，最典型的当属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。那个年代的车夫能拥有一辆自己的黄包车，相当于现在买卖人开店做生意拥有自己的店面房，至少不用将辛苦所赚的血汗钱上缴给“包车头”和房东，一年到头为他人做嫁衣裳。

我叔祖母自幼家境贫寒，当时，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她父

亲出活拉黄包车。我听家里老人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天，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乘坐叔祖母父亲的车，不小心将钱包遗落在车上。叔祖母父亲发现后，几乎兜转了全城才找到那位外国人，将钱包完璧归赵。外国人从包里取出厚厚一叠钱，要重重酬谢这位诚实善良的车夫。但憨厚的车夫坚决不收，拉着车子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后来，那位外国人特意找到车夫家，看到的是家徒四壁的景象以及几个拖着鼻涕的孩子。突然，他开口说道：“先生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培养您其中的一个孩子读书。”这一次，车夫没有拒绝。这个幸运的孩子，就是叔祖母的小弟。在那位外国人的资助下，他刻苦读书，后来进入高等学府深造，成了一名优秀的土木建筑工程师。人力车夫一次小小的善行，改变了他儿子一生的命运，“以实待人，非唯益人，益己尤大”的印证存在于朴实的“小人物”身上，这无疑是一种人性善的光辉。

其实，天生万物，各有其性，也各有分工，一如工人做工、农民种地、商人经商、医者看病、老师教书，工种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每一个真诚良善、遵纪守法、自食其力、勇担责任的劳动者，都值得被尊重、被爱护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作为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力车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和视线。但这几

年，随着旅游业态的多样性发展，人力车又以新的姿态在旅游景区、特色街区“重生”。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座千年历史名城，人力车作为特色项目便穿梭于曲折街巷、幽深弄堂之中。只不过，昔日的人拉两轮车已升级为脚踏三轮车，车夫们能够省去不少力气，游客的体验也丝毫不减。

除了旅游观光，如今古城中的人力三轮车还为居民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。之前我父亲动完手术出院，行走不便，就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——既坐着舒服，还能穿过街巷深弄，直接把人送到家门口，比汽车更“到位”。遇到的车夫也是好心，主动搭一把力，帮着把病人扶进屋。我年迈的叔祖母去乡下古镇探亲，也习惯坐人力三轮车——平稳舒服、不易晕车，一路还可顺带观光。

我大学毕业后，找到一份看似风光体面的工作延续至今，可个中滋味如人饮水，冷暖自家知。忙的时候，几乎每天加班至深夜。记得有一段时间，一连数日加班，搞得我筋疲力尽。深夜下班，拐至岔路口，恰好看见一辆人力三轮车，我冲车夫呼了一声，招了招手，他踩车而至。我坐上车，一边放松，一边不着边际和他攀谈起来：“每天踩车累不累？”“不累！若忙得紧了，就收车回家，倒头睡个囫圇觉，第二天起来，精神十足！”“收入怎样？”“还好，旺季多点，淡季少点，凑合

着养家糊口没问题！”他的语气中透着乐观。那是个初春的夜晚，风还有些寒，车子行得快了，风就愈发硬朗了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伸出头再看车夫，凉风没有吹干他脸上的汗，路

灯清晰映照，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着。

奔波在时光里，人力车的车轮依旧在滚动着，压平一地流年碎影，扬起一片生活烟尘。



闲思随笔

■仇士鹏

和同学聚会，结束后骑共享电动车离开。我没开导航，跟着感觉走，结果走岔了，在电动车快没电时，到了一处公园。

来都来了，秉承着随遇而安的原则，我进了公园。

没什么好看的。树秃顶了，水结冰了，我的脚步声像是突然落入空缸的小石头，对这份清冷的寂静而言略显冒昧。不过看到墙壁上散乱的树影时，我便释然了。这是被美遗弃的地方，随意点也无妨。一年四季，由春到冬，所有的装饰都用完了，树也累了，甩掉繁重的花与叶，落得一身轻松后，便摆出慵懒的姿态，不拘小节。在太阳下，它们像是搬着小板凳低着头晒太阳的老人，稍不注意就开始打盹。

前方是湖，水不深，透过结冰的湖面，能看见湖中一蓬蓬

的水草，毛茸茸的，似是久不通风后发了霉。一些杆子伸出水面，细长的，和岸边的垂柳等高，远远看去不分彼此，莫非它想混入柳条的大家庭，为水下发霉的弟兄们提早探听春天的消息？稍粗些的，折倒在冰面上，应该是莲花的茎，四五根并在一起，恍若蜘蛛的腿，若不是被冻在湖面上，真怕风一吹，它们就哗啦啦地爬走了。

湖后，是大块草地。黄与褐的色块随意地分布着，如同放置久了的蛋糕，部分表皮变得暗淡。没有人躺在草地上，很多喜欢在绿草上席地而坐的人，不会多看枯草一眼。但枯草却温柔地托住了我的脚步，笨重的鞋子踩不出一声声响。

不远处，是紫藤萝长廊。没有瀑布般的花朵，但密密麻麻的藤蔓缠绕在走廊里，依旧营造出森林王国般的神秘氛围。斑驳的阳光洒在地上，让

人感觉像是走在了古色古香的旧时光中。但从走廊外面看，就大跌眼镜了。一根根苍劲的藤蔓像是脸上布满皱纹的女巫，扒在走廊的柱子上。顶部，层层叠叠的藤蔓堆积得如同乡下的草垛，只有孵蛋的母鸡会很中意。看来，美好也要找对视角。比如用春天的视角再去看看，它们就成了倚在柱子上的少女，绿意铺卷时，它们的秀发隐隐生香。

走了一圈，感觉整个公园也像是耗尽了体力，连风都有些无精打采，人的衣领都钻不进去了。这样想来，或许季节也是一辆电动车，人间一遍遍地从春天骑到冬天，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前进。而前进是不间断的过程，换一辆满电的车，并不是换一个方向。所以旧冬与新春必然不是割裂的，只有在冬天的痕迹尚未褪去时就开始给春天充电，才能在燕子挥

动剪子时，让人间无缝衔接地换上新车。

公园里，还真有一些春天“充电中”的证据。

一些没秃的树上，叶子显出和谐的三色。喝醉酒后的深红、顽强抵抗的绿色和闭眼发呆的浅黄，让树拥有了奇妙的景致。绿色再少，只要有，就足以立得住对枯木逢春的信心。我不知道它们最终是会被新生的嫩叶顶掉，还是其中固守的绿色能收复失地？无论如何，都是绿的胜利。所以我看着它，就像看着一截电池，正努力点亮未亮的部分。

湖被一条巨石小径切成上下两半，都被冰封着。但石头间隙里，有细小的水流畅快地流动，让我想到人体内的毛细血管。于是，我就听见了湖的胸腔内，心脏有力的跳动声。百米开外的另一片湖应当年轻些，热情洋溢，南侧的水面已经完全化开

了，几艘游船在上面漂着，荡开粼粼的波光。北侧的水面迟缓些，化开了一半，一只拳头大的水鸟在冰面上蹦蹦跳跳，别看腿短，溜得飞快，能媲美春天的电动车刚启动时的速度了。

草地上，一块块的绿意零星地探出头，被硕大的灰黄色衬得像补丁一样。迟子建说，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；我想，春天是一块一块染成的。给土地一点绿意，它必定日夜赶工，还你一条秀美的长毯。

突然，一个足球滚到了我的脚下，原来是一对父子在踢球。他们笑着和我打了声招呼。我下意识环顾四周，公园里三三两两地有了不少人，或远或近的嬉笑、交谈声让公园多了份生气。想来，人的到来，留下的不安分的脚印和胡思乱想，也属于春天的躁动和蓬勃吧。

那么，我给春天的春天充了几格电呢？